

和一位出身医生世家的卫生记者聊天,各自以观察者、体验者的视角谈论如今医院的科技进步、设备先进、软件升级,在无休止的“求医难”“看病贵”的抱怨声里,在各种医患矛盾中,我们的医疗条件明显改善,医疗水平悄然提升,连挂号、候诊、配药之类“细枝末节”的技术含量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些事,要是不说,真“木知木觉”,说起来感觉就不一般了。比如,近年来不时听到周围有人被诊断患了甲状腺结节,男女老少都有,据一份最新《甲状腺疾病诊治年度报告》公布的数据,上海城市居民甲状腺结节发病率达18.6%,其中青年结节患者恶性率显著高于老年患者。过去鲜见这种疾病,如今患病率怎么这么高?原来这竟可以说是科技进步的表现!近20年来,随着B超尤其是高分辨率B超(能分辨1-2毫米结节)的广泛应用,再细微的甲状腺结节也能原形毕露,故而发病率呈飙升状,在无甲状腺病史的人群中高达50%!过去普遍认为碘缺乏与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关系密切,而目前越

来越多地发现,这种疾病发生在碘非缺乏地区,是遗传因素起了作用。

哦,过去并非甲状腺结节发病率低,而是没有被发现,高分辨率B超使其难以隐匿。难怪似乎突然间罹患此病的人多起来了!类似状况岂止一例,且又岂

“高分辨率B超”与“神一样网友”

怡然

止生理疾病?比如说吧,在那明明是动乱导致国民经济近乎崩溃、却被粉饰为“到处莺歌燕舞”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唱得震天价响,我们何曾晓得其时正发生着天灾人祸?

如今,全球进入了信息时代,互联网把全球的各个“村落”链接在一起,各种介质的大众传媒随时随地将林林总总的资讯瞬间散播到天涯海角。社交媒体的横空出世,更是把地球村的村民们“网”于一体,“你说我听”“你播我看”的时代早已远去。在中国,5亿多网民就是5亿多双眼睛,数

形毕露!

这种“高分辨率B超”如今简直越来越出神入化,足可令某些人闻风丧胆。早些年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在电视里亮相,被细心的网友发现他抽的是1500元一条的香烟“九五至尊”,在新闻照片中被发现他先后佩戴过劳力士、江诗丹顿、帝陀等国外名表,紧接着他的凯迪拉克座驾也被“搜”出,令其无处遁形,罪行昭彰,最终因受贿罪身陷囹圄。而近来,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包茂高速公路惨祸现场一个面露笑容的镜头,引发网友不满,

进而由其“脸部表情”追寻到“腕部‘表’情”——5块名表,并一一“鉴定”出其昂贵价格。这位杨局倒也爽快,坦承这些表乃自己以合法收入购得。不料,他低估了网友堪比高分辨率B超的火眼金睛,“名表门连续剧”的情节跌宕起伏,以致新华社记者也调侃式地报道:“杨局长话音刚落,就有神一样网友晒出高清图,指出他‘忘记’了还有第六块表——奢侈品‘宝格丽’。紧接着,网友又帮杨局长‘回忆’出了第七、第八、第九块表……”直至抖落出第十一块天价名表。“神一样网友”如“花总丢了金箍棒”,去年开始便从大量公务活动的照片里,对一些官员在公开场合所戴的手表进行观察、调查,那个“杨表哥”就因佩戴手表只数多而进入其法眼,最终难逃“金箍棒”!

紧接着,“神一样网友”们又“盯”上了杨局长的手镯、眼镜、皮带、西装,一扫描一估价,又是吓煞人!

唉,没完没了的“跟踪”“扫描”“曝光”。“高分辨率B超”,谁最爱谁最怕?“神一样网友”,谁最喜欢谁最恨?

张爱玲说“出去到山川日里”,这当然是美事,但静谧的夏夜,读一本好书,任智慧隽语如涓涓清流直入心田,亦不失为一种快意。

手头上的这本《中国的保尔吴运铎:人生隽语箴言》,便是这样的好书。

吴运铎,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在战争年代,为了研发枪弹,他四负重伤,浑身上下200多处炸伤,四根手指炸断,一只眼睛炸瞎,一条腿炸断。虽经20多次手术,身上仍然留有几十块弹片没有取出。身残志坚的他生不息,奋斗不止,以惊人的毅力和崇高的理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1952年,这位“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和“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克服伤残的折磨,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该书风行一时,发行达500余万册,成了那个时代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教科书。

青春没有亮光,就像一片沃土没长庄稼,或者还长满了荒草。

我们时代的年轻人,罗小慈的箏、现场书法及诗词吟诵的表演形式已在社会上广为人们知,人们在赞叹她的多才多艺时,却很少注意到她的作曲能力。被人传诵不止的箏箫合奏《如梦令》,虽然只是她的偶尔冲动之作,却含蓄高贵,清雅绝尘,如不食人间烟火者为之。许多大作作曲家的鸿篇巨制,技术上固然很高一着,若论意境,或还不如这首八九分钟的小品。

数年前罗小慈应邀参加一个春节晚会,导演深知她青睐李清照的《如梦令》,闲聊中便提议以《如梦令》为题写一首古筝独奏曲。这本是一时兴起的话题,却不料“惊起一滩鸥鹭”,罗小慈立即投身创作。不久,一首古筝新作就应运而出。导演凭空多出一档不俗的节目,喜悦自不必说。

晚会过后,曲终人散,一切归于平静。但罗小慈的脑中总有旋律萦绕,与《如梦令》相随,似“有暗香盈袖”。她觉

虽然不是驴推磨似的打发日子,如果我们今天不比昨天做得更好,也学得更多,生活就会失去意义。

《中国的保尔吴运铎:人生隽语箴言》是一本汇集吴运铎人生经历、体验、感悟的语录式作品,书中的文字均出自吴运铎的著作、文章、报告、信函、题词、学习笔记,有的还是从他战友、朋友、同事、亲人交谈的采访记录中整理出来。读着这些思想性强,内容丰富,格调高雅的文字,我们在收获感动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幸福的理解——即使它已变成一撮泥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往真理的大道上,让自己的伙伴们大踏步地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

60年过去,重读吴运铎,我们得感谢一个人,就是为此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赵长安先生。30年多前,我在《工人日报》上的言论,均经他之手编发,其时长安先生是报社思想部的编辑,后来成了中国工人出版社副总编。

也许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缘故,长安善于学习先进,敏于宣传先进,正如中国工人出版社副社长

庞洋女士所说,是吴运铎的精神时时感召着他,使他把研究宣传吴运铎作为一种社会责任而坚持了下来。1993年他撰写出版《中国保尔——吴运铎》,1999年出版《奏响生命之歌》,2002年《吴运铎传》面世,2009年主编《吴运铎文集》,这本《中国的保尔吴运铎:人生隽语箴言》出版后,在全国引起不小反响。

世事变迁,棹移人远。今天,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仔细聆听吴运铎,聆听他那闪耀生命之光的隽语箴言,让那个穿越时代的声音,拂去心灵的浮尘,激发起我们前行的动力……

我生病住院以来,曾在天山茶城三楼的丰子恺艺林,遇到了孙又康先生。一别五十年,回首往事,谈起1963年到1964年间,他向我父亲学习书法一事,依然那么亲切和深情。1965年,他到陕西西路39弄93号向我父亲说到自己要到新疆支边去了,我父亲对他说,对书法艺术的追求要坚持,不要放弃。事后我父亲为他画了《勇猛精进》的作品作为进疆的纪念。孙又康先生没有辜负我父亲对他的期望,对书法艺术的追求达五十多年。他说:“我可以告慰丰老先生了。”

孙又康先生擅长书法,书法这种艺术是中国所特有。我父亲对书法十分推崇。他曾说:“中国文字创于实用之外,又兼为艺术的,这便是中国字的特色,所以中国人应该学书法。我们不可贪钢笔、铅

笔的简单而废弃原有的毛笔。须知中国的民族精神及头在这枝毛笔里头。”(丰子恺《艺术修养基础》)

孙又康先生说他在新疆任教期间仍不忘老师当年的教诲。在极其艰苦的大漠戈壁仍然坚持书法,还创办了书法课。这是很不容易的,做什么事情就要贵在坚持。坚持到底必有收获。

近日孙先生在上海中国画院举办书法展览,作品都很传统,无论从艺术形式和作品精神内涵都表现了孙先生极高的书法功底,作品内容极具教育意义,为营造一个和谐善良的社会做出了努力,书法作品的装裱也体现了极高的水平,达到了艺术和形式的统一。我祝愿他在今后的书法艺术道路上收获更大的成就。

又见孙又康先生

丰一吟

到了《如梦令》。

原来《如梦令》“三合一”之后,罗小慈的思绪仍挥之不去,总觉得有更完美的展现,心中时时响起与箏截然不同的声音,“念头一起,颇感兴奋。闭上眼睛,重奏的效果呼之欲出”。“箫!那分明就是箫的声音,绝无第二!”钱军是笛家,也是箫家。于是仅半个时辰,《如梦令》

罗小慈三写《如梦令》

沈次农

箫的分谱在罗小慈的笔下顷刻完成。经过试奏、排练、登台,一首二重奏《如梦令》最终完成。“这是我第一次写箫啊!”罗小慈很兴奋。其实让她兴奋的未必是第一次写什么,她已经觉察到《如梦令》终于达到自己内心的理想状态了。

罗小慈事后想来,不同于古筝“点状”音响的乐器,箫的悠长气息呈现出连绵起伏的线条,宽厚、柔美,与古筝的

路灯

沉沉黑夜里,一盏盏高悬的路灯发出耀眼的光芒,驱散了黑夜,给夜行人照亮了道路。

无论是风雨交加的夜晚,还是大雪纷飞的冬夜,它不畏辛苦,从不懈怠,始终坚毅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把一片光明洒向人间。

深夜,当人们都已进入甜蜜的梦乡,它却依然不倦地屹立在路旁,把灯光射向可能隐藏着凶险的角角落落,警惕地护卫着和平宁静的城市。

路灯对社会是公平的。它没有势利眼,绝不以贫富和有无权势论人。不管是在穷苦冷僻的小巷,还是在高楼林立的繁华大街上,她一视同仁,都同样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地为大众服务。鲁迅先生说过:“愿中国青年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就是路灯的品格。

泥土

在这世界上,最平凡不过的,大概要数铺展在大地上的泥土了。它世世代代地养育着人类,自己却默默无闻地躺在大地上,任凭人们在它身上踩出一条条的路,从今天走向明天。

前人赞颂泥土的话可谓多矣。有这样四句诗:老是把自已当作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条道路。

确实,为人切莫自视高贵,不切实际地抬高自己,这不过是自找苦恼。老老实实地甘作泥土,为社会默默奉献,这才是为人的根本。何况,是珍珠就不会被长久埋没。

汉桓宽在《盐铁论·执务》里说:“土积而成山阜,水积而成江河”。高耸的泰山离不开泥土。滔滔的大江大河,皆由一滴滴的水珠汇成。伟大出于平凡。平凡的泥土奉献伟哉。《汉书·李寻传》上云:“土之美者善养禾”,肥沃的土地上才能长出好庄稼。泥土对人类的贡献是无偿的,它最诚实,也最可敬。

我赞美城乡拔地而起造福百姓的“广厦千万间”;我更赞美托起这些大厦的泥土。

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间,京剧、评弹和足球都是父辈喜欢的娱乐活动。父亲在世时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在交大、同济教学,解放后先后在上海工务局、华东工程局等单位任职。最近我在整理父亲日记时重读了他们那一辈的业余生活。

“京剧里的四大名旦、四大生名以及著名武生的戏都听过,如须武生孙菊仙、谭鑫培、汪桂芬,武生李吉瑞、杨小楼等。听得次数最多的是马连良和周信芳,马连良的唱做潇洒飘逸,周信芳的唱做十分传神,两位堪称一代艺人。也有些名声不太响可也各有绝技,如杨瑞云、刘奎官、袁小楼等,杨瑞云的拿高登、刘奎官的通天犀、袁小楼的伐子都,每有演出也极受欢迎,我亦是必到的观众。”

“评弹听了几十年,闲余即听。喜欢听比我年龄长一辈的王爱卿、赵筱卿、钱幼卿、魏钰卿四大名卿的书,也喜欢听比我年龄低一辈的六十年代成名的朱雪琴、余红仙等的书。回忆中沈俭安、杨仁麟、唐梅生、周玉泉、许继祥等书艺精湛,说、噱、弹、唱面面俱到,各有一格,后学者极难模仿。评弹似属小艺,要成响档,百里得一,亦非易事耳!”

“足球在三十年代,上海的乐华球队名噪一时,屡屡战胜外国球队,为中国足球界开辟新的篇章,如球王李惠堂、铁腿孙锦顺、戴麟强等是前锋中的老搭档。乐华球队是由上海、广东、香港队员员组成,个个都有高超球艺,且完美配合……他们的球艺也都有独到之处。”

60年前,父亲曾带我去上海黄金大戏院看京剧,是高盛麟出演的《挑滑车》。我印象深的是高盛麟戏袍肩膀上插了四面大旗,仅一脚着地不停地转圈而不倒下。周末,虹口足球场晚上有足球赛,凡有父亲喜欢的球员上场,他会一个人看到深夜步行归来。而印象最深的是父亲酷爱听评弹,收音机放出的都是吴依软语,上世纪60年代父亲退休后常坐在藤椅上,闭着双眼,陶醉在评弹之中,他常说张鉴庭说书好,朱雪琴弹唱好。1984年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书信时,还意外发现他曾准备投给新民晚报的文章《浅谈评弹》,信封也开好了但未寄出。

“铮铮然”互补互配,恰到好处,而人声吟唱的加入,又让听众对音乐的理解多了一份依靠。因此箏箫合奏的《如梦令》让罗小慈十分满意。为此她以《如梦之旅》写下自己的创作体会:“中国古典音乐的世界美不胜收,无论大曲小令,都值得细品深尝。尤是音乐中蕴藏的含蓄、节制、高贵的美和洒落的生命形态,超逸深沉,余韵不断。这种充满哲学高度的音乐气质让人敬畏。就是这份敬畏,让我在最初的创作中确立了对美的选择和判断……”

如今《如梦令》已演出逾百场。从国内到国外,甚至偏远小城。在这如梦般的旅行中,罗小慈遇见了不一样的“自己”,并且明白,想象可以有如此多的可能性。

不管内行外行,知道弦子的恐怕不多。